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美人福

● 李定夷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美人福

李定夷 著

王继祥 校点

吉林文史出版社

MEI REN FU

美 人 福

李定夷 著

责任编辑：韩 玉

封面设计：翁立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2 插页 36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2年 4 月第 1 版 1992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印数：1—2 180册 定价：7.1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545—4/I·100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美 人 福

第 一 回	说常理文士逞谰言 著新书稗官献薄技	(1)
第 二 回	作旅行汉水遇良朋 叙家世鄂州推望族	(5)
第 三 回	意合情投订盟鄂渚 兴高采烈揽胜燕京	(12)
第 四 回	客里话情几番示意 湖滨惊艳一见倾心	(21)
第 五 回	琴感知音我来不速 花开解语卿本多情	(30)
第 六 回	开华筵夫人庆鹤寿 进旨酒公子献鸿文	(39)
第 七 回	簇彩缕金一堂集艳 灯红酒绿众美联欢	(47)
第 八 回	旧游戏场头头除旧 新俱乐部色色翻新	(55)
第 九 回	游湖亭七言联雅句 结吟社十美起新名	(63)
第 十 回	蓝田种玉聘礼告成 南浦钱行离愁伊始	(71)

第十 一 回	亭短亭长同洒情泪 书来书去互诉幽怀	(79)
第十 二 回	燕翼堂改建偃仙阁 樱花馆更名蝶影楼	(86)
第十 三 回	校舍筑成裙钗兴学 秋风战捷夫婿封侯	(91)
第十 四 回	怜名花老人收义女 见宝藏小婢起贪心	(97)
第十 五 回	种竹栽花美人风度 除强扶弱义士心肠	(102)
第十 六 回	谗人高张净臣罢职 名宦归来胜地卜居	(108)
第十 七 回	片舟双桨偕泛平湖 万紫千红薄游香国	(114)
第十 八 回	玉树琼花两情烂漫 人间天上普庆团圆	(120)
第十 九 回	流苏帐里絮语绵生 玉镜台前柳眉试画	(126)
第 二 十 回	度蜜月双鞭离祖国 乘长风万里赴西洋	(132)
第二十一回	关东偃影共话劫灰 塞北长途历游胜迹	(137)
第二十二回	到俄都联步游佳景 入德境驰书候故人	(145)
第二十三回	入公园仰瞻毕相像 游都市凭吊拿皇坟	(153)

第二十四回	节衣缩食旅学他邦 去燕来鸿寄怀旧侶	(160)
第二十五回	兴土木重营翡翠巢 奉文书惊破鸳鸯梦	(167)
第二十六回	玉露金风开筵赏菊 钗光钿影即席联诗	(173)
第二十七回	余勇犹酣续开觞政 假期已迫快整行装	(179)
第二十八回	海阔天空黄姑传字 金敲玉戛彤管生花	(184)
第二十九回	轮奂更新玉楼梦惊 年华乍转柏叶酒香	(189)
第三十回	投刺贺年旧家气派 掷骰行令新岁风光	(195)
第三十一回	披星就道湖上操舟 踏雪探花山头联句	(206)
第三十二回	校舍宏开经营教育 福田广种抚恤孤寒	(213)
第三十三回	儿女衷肠只知怜爱 神仙眷属也恋繁华	(219)
第三十四回	卸行装暂寓悦来馆 寻名胜同游爱伲园	(224)
第三十五回	金碧楼台十分热闹 笙歌世界一派管絃	(232)
第三十六回	游兴阑珊愿言归去 情怀撩乱此意谁知	(237)

第三十七回	雄辩高谈风生尘尾 闲情逸趣诗赋竹枝	(246)
第三十八回	春雨连绵扰怀倍结 南风顺利行旆言旋	(252)
第三十九回	药无灵弱女丧萱荫 家有庆佳人获馨麟	(259)
第四十回	退省堂高奏合欢歌 散花社初开俱乐部	(265)

昙 花 影

第一回	叙家世江南推望族 求婚姻海上订香盟	(273)
第二回	芳草斜阳心伤小别 落花流水肠断相思	(281)
第三回	半夜谈心客来不速 扁舟赴约予情信芳	(286)
第四回	芳衷细诉一片痴心 尘劫重提两行血泪	(292)
第五回	正名定分礼谒北堂 下榻留厢光分东壁	(296)
第六回	丽句清歌卿多凤慧 忧时感事仆本恨人	(300)
第七回	并肩谈心薄言情愫 弹棋遣兴竞夺锦标	(306)
第八回	邪侵骨肉娇女惊心 病入膏肓名医束手	(311)

第 九 回	说前尘回首犹浮梦 丧慈母低头依短檐	(315)
第 十 回	杯弓蛇影弱女含冤 夜月荒江渔郎仗义	(319)
第 十 一 回	诉悲怀可怜薄命女 闻祸事惊绝多情郎	(323)
第 十 二 回	相思愈苦相见愈迟 其室则空其人则远	(328)
第 十 三 回	夜雨昏灯追谈离绪 秋风莼菜偕返故乡	(333)
第 十 四 回	佳妇佳儿天生佳偶 慈父慈母齐展慈颜	(339)
第 十 五 回	卜良辰共证鸳鸯梦 渡蜜月初寻伉俪欢	(346)
第 十 六 回	束新装小别亦伤心 感寒气沉疴又侵骨	(354)
第 十 七 回	缘长缘短总是无缘 泪少泪多莫非血泪	(360)
第 十 八 回	午夜凄清辉沉婺女 空帷寂寞悼等潘郎	(365)
第 十 九 回	幽明路隔环珮空归 殡葬礼成色香长瘞	(370)
第 二 十 回	泪和墨挥成长恨歌 色即空悟澈春婆梦	(376)

鸳 湖 潮

- | | | |
|---------|----------------------|---------------|
| 第 一 回 | 噩耗飞来女儿薄命
扁舟归去公子情深 | (385) |
| 第 二 回 | 如梦如烟心伤往事
怜卿怜我肠断恨人 | (390) |
| 第 三 回 | 好事多磨意同槁木
闲愁莫却心比卷蔬 | (396) |
| 第 四 回 | 月冷霜天坝麓急奏
珠湮沧海琴瑟空调 | (403) |
| 第 五 回 | 石烂海枯此心不改
水流花谢往事皆空 | (409) |
| 第 六 回 | 邂逅相逢天缘巧合
情怀互剖人意缠绵 | (416) |
| 第 七 回 | 千里传书悲欢交集
一堂聚话痛痒相关 | (423) |
| 第 八 回 | 劫中劫弱女堕风尘
愁里愁旅人同雪涕 | (429) |
| 第 九 回 | 蕙折兰摧蓝田玉冷
水落石出合浦珠还 | (435) |
| 第 十 回 | 重话曲衷恨人肠断
一窗烟雨游子神伤 | (445) |
| 第 十 一 回 | 返魂无术伤如之何
誓海有盟谁能遣此 | (454) |
| 第 十 二 回 | 似真非真魂归倩女
一误再误梦断征人 | (464) |

第十三回	祸起萧墙家庭多故 病婴床席卢扁无灵	(471)
第十四回	斩情敌薇亭大复仇 中奸谋彤瑛重落劫	(478)
第十五回	是色是空不堪重话 为商为参枉是多情	(486)
第十六回	廿年幻梦情语镜花 三尺孤愤恨馀泪草	(492)

· 第一回 ·

说常理文士逞谰言 著新书稗官献薄技

呜呼！美人命薄，名士数奇，斯二语也，殆为不磨之定论矣。顾余思之：美人之貌，天赋之也；名士之才，亦天赋之也。天既赋美人以貌，名士以才，美人天所爱也，名士亦天所爱也。以其所爱，故成之于始。既其所爱，当全之于终。始成之而终厄之，天果何心乎？天不然也，天于美人、名士断无不欲全其终者。譬之植也，既播佳种，必望良果；譬之学也，既能升堂，必求入室，半途而弃之，中道而困之，天必不然也。月丽太空，云或翳之；花开上苑，风或妬之，是云之罪？风之罪？天何咎焉！世徒见天于月之被翳，花之被妬，未尝尽保全之力，遂归咎于天，抑亦过矣。伊古以来，美人、名士何尝无克？享遐龄终厥天年者，文人好事，舍此传彼。于是美人、名士之厚福考终者，无一人传。所传者皆薄命之美人，数奇之名士耳。后世之人，泥古不化，遂以美人必命薄，名士必数奇，千百年间，陈陈相因。而“美人命薄，名士数奇”之二语，乃成为不磨之定论吁。可叹哉！美人、名士，何世无之？历四千年，殆难计数。其飘零潦倒者，百之一耳，十之一耳。今也颠之倒之，以少数为准则，而咎天之不情，将其所成全之美人、名士一笔抹杀。天倘能

言，不将痛哭呼冤乎！

抑吾闻之，不仅此也。文人弄笔，信口开河，古今所谓薄命之美人，数奇之名士，未必果为美人与名士也。香艳之词难好，悲哀之作易工，即非美人传之者不曰绝代，必曰国色。藉非如是，不足使其文之有声有色也。即非名士，传之者不曰才子，即曰雅人，藉非如是，又不足使其文之可泣可歌也。充其所至，于是世之飘零红粉，潦倒青衫，乃日见其多。是不仅天当痛哭呼冤，既谓美人必命薄，名士必数奇。凡真美人，真名士，亦当同声一哭矣。

天不能言，天无从呼冤也。美人、名士纵能言矣，又不愿自伸其冤也。诬天者文人，诬美人、名士者亦文人。然而，能为天呼冤，为美人、名士伸冤者，又文人也。文人之笔左宜右有，固无不能书者。世之文人，既诬天，诬美人，诬名士于前，吾宁不能将此重公案举而判之乎？日丽风暄之天，月明人静之夜，一枝湘管，十幅蛮笺，为吾消闲之作，当彼呼冤之辞，事固求其入情入理，文亦取其不秽不淫。斯一编者，不足为美人、名士吐气乎。

从来艳情小说之最称著者，于演义体则推“红楼”，于传奇体则称“西厢”。是二书者，果足为艳情小说之正宗乎。红楼描写旷夫怨女，未免有情。谁能遣此识者谓为导淫之书，似非苛论也。西厢酬简一出，熨贴风流。荒唐云雨，更多海淫之辞，谓二书为艳情小说，恐非其真面目。艳情小说流于淫邪，则为秽情小说。秽情小说每与艳情小说相混，后世之人习焉不察，凡著香艳之书，辄入淫邪之语，污蔑“艳情小说”四字，罪孽深重，不畏入拔舌地狱耶！

情非易言也。情也者，一纯洁无上之美名词也，情之范围至广，作用至大，父子兄弟。性也，以天合也，情字不足

以尽之。夫妇、朋友，非性也，以义合也。其赖于情字者，较父子兄弟之间为尤，试观自古迄今，孝悌节义之人，其有漠然寡情者乎？其钟情之深，用情之专，实千百倍于常人焉。今第就夫妇之情言之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大学言诚意，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大孝验之于慕少艾。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之际，故验情于男女之际，尤足以见情之真伪，何谓真情？自狭义言之，精神上之相感也。何谓伪情？自狭义言之，形体上之相狎也。其限至严，其理至微，精神上之相感，用之于不适当之地位，亦不得谓之真情、形体上之相狎，用之于适当地位。若夫妇之名正言顺者，原有同居之义，因精神而及形体，又不得谓之伪情也。

虽然，所谓广义之真情、伪情者，何也“精诚之至，金石可开。”情亦然也。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存乎中者，必有一牢不可拔之主见，现乎外者，必有一至死不变之表示。尝见今青年男女，相遇之初，如胶附漆，如鱼得水，誓言旦旦，至死靡他，究其实，确为精神上之相感，确非形体上之相狎。确有真情也，乃言犹在耳，盟已先寒，不旋踵而赋仳离者，比比皆是。此何故耶？一言以蔽之曰：爱情为人欲所移耳。人欲为何？金钱也，嗜好也，皆能战胜爱情，谚不云乎？痴心男子负心女，又不云乎？痴心女子负心汉。平心言之，女有负男者，男亦有负女者。“负”之一字，何从而起？于其初也，苟以伪情相合，其后女即负男，不得谓之负也。男即负女亦不得谓之负也。所以谓之负者，最初确由精神上之相感而合，终乃为金钱与它种嗜好所移，如是者斯为之负。世之青年男女，因此而伤身丧生者多于恒河沙数，言念及此，大可痛哭流涕矣。据此以观，进一步言之，始有真情而终出于负者，乃非真情，乃为伪情。所谓广义之真情、

伪情者，即此说也。呜呼！“伪情”二字实情界之贼，愿青年男女放开慧眼细辨真伪。是又作者著书之微意也。

作者今以《美人福》贡献于社会矣。《美人福》固艳情小说也，既不能及“红楼”、“西厢”之佳，亦不愿效“红楼”、“西厢”之纵怡情而已，富贵人读之，可当模范，贫贱人读之，可抒愁苦，大千众生，皆大欢喜。不仅如此，凡吾书所述诸人，其所用之情，无一非真情，多情之士悬为标准，或可以不负人，并不为人所负乎。旧作如《鸳湖潮》、《宝玉怨》诸书，情文哀怨，声调凄凉，一幅未终，两行泪下，读者每有遗憾。自此书出，情天补满，恨海填平。切愿世之多情者，尽如吾书中人之情，尤愿世之多情者之结果，尽如吾书中人之结果也。

· 第二回 ·

作旅行 汉水遇良朋 叙家世 鄂州推望族

武汉三镇，繁华靡丽，甲于全国。自京汉、粤汉、川汉诸道相继兴筑，水占大江要岸，陆当铁路中枢，船舶纷来，辐辏云集。市廛之繁，人烟之密，駉駉乎几凌京沪而上。大智门西南，有胜迹，曰“天一阁”。上出重霄，下临无地。俯瞰一切，气象巍峨，于热闹市场中有此清凉世界，每当春秋佳日，文人、韵士、艳女、名姝来此避暑者，如登山阴道上络绎不绝。阁之前方，有东岳、行宫为汉镇最古名胜。古树娑娑，风致幽邃。来游阁者恒多驻足于此，兼览胜概亦一，风雅绝俗之地也。某岁之春，桃杏争妍时节，有新婚夫妇来汉度蜜月。一双嘉偶千里胜游，欢意正浓，爱情靡笃，裙屐所过，艳事争传。女名漪兰，姓李，余杭籍也。本青莲之后人，作苏小之乡亲。铅华不御，香色天然，花树翻新，头挽堕马之髻，时装争炫，镜嵌金丝之边，肤圆六寸，革鞢丁丁，齿甫两旬，丰神楚楚。既已芙渠清艳，更兼冰雪聪明，学贯中西，兼工诗词。其夫姓黄，字罗仲，亦临安人，以乡邻之谊结儿女之欢。罗仲曾游学法京，硕士新衔，头角嶄然，回国未几即成婚礼。其旅行之预算表：而沪，而苏，而宁，而汉，而津，以都门为终点，期费三月光阴度此新婚良

辰。今来汉上，已历沪、苏、宁三地，而北道出沪江时，适哈同花园开慈善大会，新婚夫妇躬逢其盛，饱览名园风味，洵不易得之机会。苏多佳景；宁多古迹，湖光山色领略殆遍。乃游兴正浓，溯江而上，轻裘肥马，又到汉皋。天一阁之巍峨，东岳宫之幽静，久已耳食其名，恨未身临其地。既来兹土，即首作天一阁之游。

一鞭春色十里风华。晨起，罗仲、漪兰并辔出大智门。朝霞融融，和风拂拂，扣鞍徐步，一路行来，碧桃绰约溪头，绿柳飘摇河畔，百卉争妍，万枝竞放，浓痕如画，秀色可餐。二人且行且谈，鞭丝所过，见者辄疑为天人也。无何至天一阁，二人下骑，步行系马于树，拾级而登，直趋其巅。凭栏四眺，朝露如珠，洒遍桃叶，为日光所映射，自遥观之，灿烂夺目，柳树横堤，枝枝含烟，如在云雾缥缈中，莺声啁啾，蝶影踟蹰，穿绕枝头，尤足怡情娱目。漪兰顾罗仲而笑曰：“郎乎！此不足为极乐世界耶，此非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景耶！大好林泉，不染尘垢，较之十丈软红其风味果何如？”罗仲曰：“善哉！爱卿之言，虽然兰生幽谷，无人过问，桃李艳时人争向慕，以卿丽质，尚当置身绮罗丛里独标一帜，正可压倒南国佳人朔方艳女也。”漪兰闻言，笑承双靥，旋答之曰：“郎过誉矣！蠢俗如依，能得置身白屋，于愿已足，尚敢与人斗艳竞妍耶？”罗仲曰：“卿纵不能自见其颜，独不揽镜乎？菱花倩影固汝日夜所见者，具此丰姿，国色天香非卿谁属？卿乎，辱承眷爱，余真幸福。”漪兰闻之，嫣然不答。

花光葱茜，人意缠绵，二人相与问答，不觉深情之流露言表也。罗仲旋言曰：“卿视此阁如金陵旷观亭何如？”漪兰曰：“以名胜论，是殆伯仲之间，然名胜贵多天然点缀，